



树画 ◎ 李斌

神仙居

◎ 郑从容

中国的名山大川里
都住有神仙
仁者乐山
离天很近
信手摘下一颗星星
炼丹修行
不亦快哉

神仙居胜在险秀
这是我颤巍巍的双腿告诉
我的
扶着岩壁一步一挪走来

峰回路转
如意桥横空眼前

心由境生
我鼓励自己要突破自我
飞越如意桥
胜似闲庭信步
从此走上人生如意路
可刚走到桥边
头晕目眩
分不清是山转
还是桥转

只能原路返回

来往台州
驾车一千多公里
得出一个结论
当神仙最基本的要求
不能太高
我当不了神仙
只能花五块钱人民币
认真挑选一件龙泉青瓷的口杯
沏上一壶清茶
遥想一下当神仙的感觉

月亮在头顶

◎ 宋一枫

吉利车载着暮色将倾，月亮悬在老屋的晾衣绳上。一根竹竿在斑驳的廊檐下横挂着，晾着褪色的蓝布衫，晾着被北风浸透的咸海鳗鱼干，也晾着一缕初八的月光。隔壁有疾恙的文虎大哥正在收拾柴木，他把竹节锯成空心的圆圈，再码成了一座塔的形状，此刻月光淌进竹孔，像是填满了细碎的银光。

踩着水泥路往家走，月亮就攀着屋山脊跟了上来。瀛东书馆的评弹声漫过门槛，混着茉莉香片的热气飘到隔街的幸福岛巷子里。忽然听见背后有响声，是月亮跌进了西侧的庙港河里。染着秀发的女子蹲身去捞河中的月色，可怜搅碎一池清辉，惊得水底的几尾锦鲤甩出一串晃荡的涟漪。

酉时，滴滴司机载着月亮启程。师傅的保温杯里泡着浓茶加枸杞，挡风玻璃上黏着褪色的平安符。当车子驶过崇启大桥，江水便托着月亮追行驶的车轮，碎银似的波光溅进车窗，落在打着瞌睡的病历上。此时的月光也落在外卖员头盔的裂缝里，落在老人攥着的药袋褶皱中，落在夜排挡女工端烧烤的托盘上。她们把月亮别在鬓角，像别着年轻时戴过的表彰的花。

子夜时分，急诊室门外的月亮最清瘦。值班护士推着药车穿过光与影交界处，白大褂下摆掠过满地银霜。有个醉酒男子踉跄着进来，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含糊地说要挂月亮科，说胸腔里

缺了块月牙，要找医生补一补。

常在凌晨四点，窗户与月亮对坐着。晾衣绳把夜空裁成条状，隔壁婴儿的夜啼惊飞了栖在林木间的鸟雀。楼下馄饨摊的炊烟捣碎凌晨的寂静，热气蒸腾，老板娘掀开木制锅盖的刹那，月亮一个纵身跳进汤锅里，接着开始翻滚。有几个外卖骑手停在摊前，他们的保温箱里始终装着别人的热水热汤，而头盔上却盛着自己的寒霜。

汇龙镇的四个方向都在扩展。东南城区拆改那年，也是那个月亮在废墟上徘徊到天亮。推土机的钢齿咬碎砖瓦砼筑，月光便渗进断墙的裂缝里，像是给伤口敷上的膏药。有个拾荒老人固执地守着半堵残墙，说砖缝里嵌着他年轻时放置的钢筋，他用手指做成手枪的样子，一直指着拆迁队长，烟头冒着冷冷的火光，嘴里突然发出声“嘭”，黎明发现所有机械都凝着白霜——那夜的月光格外清凉。

当下的楼群越长越高，月亮被切割成几何形状。有人在落地窗前摇晃红酒杯，醉在二十二层的月光比楼下的略明亮些吗？设计师李小葵蜷缩在小二楼里，一边画着图纸，一边听着锂电链机嘶嘶的轻响，月光从老虎窗漏进来，恰好补全草图上缺失的弧线，也映照出他喜悦的笑靥。外卖骑手的电动车篮里，月亮跟着麻辣烫颠簸；代驾司机的后视镜中，月亮追着宾利车奔跑。

立夏那晚，月亮沉在海界河里洗澡。垂柳梳妆，水草缠踝。巡逻的保安打着手电筒经过，光束惊散了浮萍间的月影。忽然有鲢鳙跃出水面，衔走半枚月亮含在口中，鳞片折射的光斑影刻在桥墩上。直到晨跑的人踏碎岸边薄雾，才见月亮湿淋淋地爬上柳梢，浑身还滴着冷冷的水。

最圆的月亮是在妇幼保健院产房外的走廊上。待产的妻子攥紧爱人的手，汗水浸透的刘海贴在前额。当第一声啼哭刺破子夜，窗外的满月突然涨大了一圈，仿佛天空也鼓起掌来。护士将婴儿装入襁褓时，婴儿皱红的小脸映着月华，本来就是一颗刚从银河里滑落人间的生命之果。

前夜暴雨突至，月亮躲在积雨云里打寒战。擎着黑伞走便利店，看见穿透明雨衣的外卖员蹲在檐下吃着便当。他的手机屏保是故乡的满月，雨滴在屏幕上蜿蜒成轨迹，像是回家的北斗导航。忽然，他抬头指着云隙：“快看！月亮在啃食乌云呢。”果然，有道光晕正慢慢蚕食暗影，像小时候外婆剪的圆月窗花，正一寸寸贴上夜空。

今晨，发现楼道的转角处多了个陶盆，不知是哪位君子乘兴而留下的品物。盛些雨水放在墙角，夜晚竟兜住半弯月亮。原来，我们都在人间摆放着容器：老茶馆的铜盆、急诊室的药盘、产房的秤托，还有这个意外得来的粗陶——都在等着接住坠落的月光，就像接住所有无处安放的凝望。



春访志浩村

◎ 刘伯毅



人间最美四月天，我们来到了南通家纺城所在地——川姜镇志浩村。

志浩村名来自革命先烈陆志浩，他原名宋生昌，1924年出生于这块土地。为了劳苦大众，他投身革命，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可说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川姜人民的楷模。他英勇善战、机智勇敢、神出鬼没，敌人对他既恨之人骨，又闻风丧胆，他牺牲时年仅23岁，身上留下了28个枪眼。在春光明媚的清明时节，踏上这片经受了岁月洗礼、烈士鲜血染红的热土，我们感慨颇多，犹如听到了风在讲述雨打的故事、火在讲述灵魂与肉体的分离，陆志浩烈士的身影融入了飘扬的五星红旗，他的呐喊杀敌声汇进了我们今天胜利的歌声。

陆志浩虽然牺牲在1947年，但川姜人民永远怀念他、纪念他。改革开放初期，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志浩家纺市场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纺市场和全国最具活力的市场。现志浩市场已和海门叠石桥市场合并，升格为行政级别为处级的南通国际家纺城。走进南通国际家纺城，犹如置身于家用纺织品的海洋，这儿到处是家纺商铺，目之所及，被单、床罩、被子、被套、枕头、枕套、靠垫、抱枕、窗帘等应有尽有，路上开足马力运输家纺产品的车辆也不计其数。来到宽敞明亮的家纺展览销售大厅，地球模型、世界地图位居中央，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仿佛世界都来到了面前、全球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表示家纺产品销售使用的红色线路连接到世界各地，这些线路又好像是全世界的客户，正热切地伸出手来捧接我们志浩市场的产品。看到这里，我们从内心感到舒坦、自豪，我们川姜人、我们南通人，是对人类安居乐业、温馨生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走进志浩村，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不像一个村庄，而是一个都市，所到之处洋溢着勃勃生机。林立的高楼身姿挺拔，宽阔的道路四通八达，滚滚的车流唱着欢歌，硕大的广告牌争奇斗艳，路边的花卉盆景姹紫嫣红，七彩霓虹灯在向夜空招手，广场上人影绰绰，从早到晚都是动感地带，连片的饭馆则弥漫着人世间最温暖的烟火气。

到了志浩村，好像一下子走到了五湖四海，“河南烩面”“秦娘厨房”“重庆火锅”“东北烧烤”“新疆大盘鸡”等店名一家连着一家，志浩市场吸引了近十万外来人口，志浩市场成了全国许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满怀期待，有的挣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回家或安居或创业去了；有的喜欢上了川姜，慢慢地融入了川姜，继续和本地人一起，享受着家纺产品给自己带来的幸福生活，成为新川姜人。

在这里，人们行色匆匆，但内心却踏实坚定，人人都有岗位有事做，人人都珍惜时间有奔头，人人都被时代的洪流真切地裹挟着；在这里，你最能感受到的氛围就是奋斗、就是挣钱，最大的体会就是在我们称之为美丽的行姿中，奋斗、挣钱的姿态最美丽、最动人。经过大家的奋斗，志浩市场内拥有几十个国际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产值连年递增，2023年，川姜镇家纺产业交易额超1200亿元。

志浩村有个村干部说，理想愿望再高远，不懈奋斗，就会逐步接近；目标离目的地再近，不去努力，也将咫尺千里。志浩村本来是一个偏僻乡村，现已成为比都市还让人羡慕、比都市还能提供工作岗位的地方，既是人间奇迹，也是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春天的志浩村，繁忙的家纺城，确实别有魅力和耐人寻味。

